杨麟,1983年生,祖籍安徽太湖,南山云见 民宿品牌创始人。有作品多次刊发《诗刊》《星

星诗刊》《散文诗》《草堂》等,入选多种诗歌年 选。出版诗集《红色的心》《当一切暗下来》《词 语的暴力》《我几乎只看见光》《白露暖秋》等 诗集《石嘴河的黄昏》曾获汉滨区文学艺术创

# 与风景有关

### 进桃花溪

猫耳朵,一种植物,草本,在阴暗处 抛出紫红色思维。冒充精灵 缓解枯枝败叶的 腐朽。这是我在桃花溪发现最多的秘密 仅次于溪流平缓之后突如其来的跌入 山与水的最佳配合,山向上,水顺势而流 遵循秩序,是生存的唯一保障 沿阶而上,狭小中的开阔,让双眼过度惊奇 大地素颜,不需要借助软件美化 那些葱翠就足以美轮美奂,以至于 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行走在人间 青苔离开岩石,改变着附物,与河柳交错 制造另一种境界。各种植物茂盛,野花 放肆,鸟鸣啁啾清脆…… 这很合乎夏季的心思 在炎热中,容忍烦躁,让世界安静

### 进桃花溪续篇

阳光如天空漏下的沙粒,在树枝 与杂草的缝隙间,吞噬潮湿 喀斯特地貌中奔泻而下的溪水,失去自我 在平缓之处才有了温柔,而那幕激情 早已卷入下沉的漩涡。松树沧桑,岩石 凭借起伏的皱纹,强化我对它的好奇心 野花盛开,芬芳在画眉鸟的记忆里 当我穿过路径,闻到的不仅是青草的气息 还有时间的味道。忘记烦恼,忧虑,沉迷在 回声中——鸟鸣,蝉声,像渗透在泥土里 又被风抽出来,最后轻轻落在桃花枝上 这是一个撒娇的过程,鸟影教会了我分身术 可确信的是,我内心已失去了对往事的 承载力,否则我怎会怜悯这些翡翠般的绿意

### 南沟的云

隐喻,在云朵匍匐之后,思维的绳索 被解开。目光紧盯天空这小小的奇迹 面对南沟的云,我有太多的遐想 南沟的云很轻,像羽毛随时可从指间溜走 很白,白的不容人喘息,白成一种标准 一种向往——犹如生命刚刚开始 战胜了我们不愿仰望天空的借口 我承认,南沟的云之所以美 取决于她的天空 那种蓝如水,透彻的天空 像孩子的瞳仁,无一点点暗淡和瑕疵 清澈离我们很近,云朵随手可摘。这非误解 看着南沟的云 内心就失去对事物的警惕和猜测 就渴望一次新的拥有,让自己把青春 攥得更紧,让头顶的时光更接近纯洁的本意

# 在沙漠路遇古柳

葱郁,在沙漠是一种奢侈 古柳局部的绿在秋季的纬度里 保持足够的尊严,固执地与风中沙粒对峙 从稀落地寄居。从她们的姿势就也可以想象 她们今生的寂寞

以及被蹂躏的青春—— 陷入迷障而又本能的优美 穿越沙漠,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些古柳 那一簇簇葱郁,掩饰了沙漠的苍凉 蒙蔽了那些一到沙漠就叹息的人们 这是意义。尤为重要的是 让我在心中有这样一个定义: 对葱郁的包容就是对荒凉的忽略 其实,对柳树并不陌生 在故乡,童年的田埂上 一株古柳曾多次使我的攀爬,充满飞翔 我的背影在树下像瘫痪在地的怪兽 与她枝丫上的鸟窝形成对比 干裂的皮质,有蚂蚁在缝隙里蠕动 而关于她的葱郁,我更记忆犹新 她常常在祖母的灶膛里,升起一面旗帜 久而久之 我只关注她的热情却忽略了她的忧伤

### 在沙漠路遇古柳补遗

开阔。渺茫。许多类似的词语涌现出来 为了更好地去赞美。而更多人心中 出现频率最多的数"征服"这个词 能征服吗? 己所不能 追溯缘由,是我们缺失古柳的粗糙和忍耐 我更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些,我们内心 没有庞大的包容 许多人都会说"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其实我们就是沙子中的一粒 我们无法聚集水滴 无法用苍茫与荒凉塑造葱郁和宏伟 理想空乏无据 炫耀丢失,转移视线 一只鸟能够完成的倾斜 我们却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 或许,古柳可以 倾斜枝干,破裂的纹理像一条条河流 湍急而下 暗处的黑色,是古柳最动人的光芒 她改变了内心的渴望 丑化了疼痛。轮盘才是她隐秘的心事 有谁能懂 阳光灿烂的时候,她倾斜的背影 并不缺乏修辞

### 桐子花开

白中那一丝丝血红,宛如夕阳 在云朵里的羞涩。叶片还未变绿 娇嫩且有温度,抚摸上去 掌纹被光滑拒绝在表皮 桐子花期并不长,作为一种油料 果实成长的时间比我们的期待还久 我已经想象到了铃铛式的果子 以及内部瓤中的结构,那是一种 恋爱式的拥抱,即使有一粒干瘪 也并不影响她们对外的完美形象 期待还在,花依然在盛开 每一个枝干上的簇拥 宛如祖父一辈子

用桐子榨油的那份真诚

### 十二月花事

盆栽菊花,在茶桌上的姿态 并不比在室外娇嫩,紧凑一起的芳香 有着控制空间释放的能力 不给那些虚无的旁白有拒绝的理由 还有野菊花,爱恋只有在陡峭的 悬崖上,更让我们尊敬 就像我们,忽略了它与盆栽菊花的 性别差异,包括他们藏在花蕾里的秘密 寒冷加剧,在十二月 每一股风都带着香气与爱意 这种体会源自海棠花的盛开 我不敢确定它们是否改变意志 但我敢确定的是,它们已经 提前抵达春天

### 野菊花的心事

悬崖上,阳光炙热一些 低垂的黄色花朵,宛如夕阳下的云 飘荡在陡峭的时光里 野菊花的叶子已失去了温柔 在光芒的折射里,花朵反而衬托出 冬天的繁荣。风拂过 野菊花颤颤抖抖地轻微 生怕闪了腰肢,不过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它的灿烂 像金色的涟漪 荡漾在去南山云见的路边

### 夕阳在河面上的舞蹈

闪烁的姿态,借助风的温柔 夕阳扭动着自己的小脚步,在河面上 琐碎的感动,以及鱼鳞般的微笑 留给最能分享的人 这是日常与分享 两个并不矛盾的命题,在太阳最后的时刻 完美融合。尽管明天依然会重复 尽管明天这河面上的舞蹈依然唯美 可是否能快乐分享,却存在着不确定性

## 与风景有关

起飞,在鱼鳞般的屋顶,活跃着 它们对高度的热情。天空下着雨 它们肆无忌惮,用妖娆的脚步 踩着雨滴-我说的是斑鸠,两只小精灵 在南山云见的院子里,忽上忽下 飞跃,对我视而不见,对一切视而不见 我明显感到它们的天真,掩饰了警惕 它们的飞翔,除了铺开我的视野 充实我的想象,还成了这凤凰山里 最触及心灵的意象

天空放晴,树影婆娑,我迷恋上这晃动的 明亮,和岩石上肉嘟嘟的苔藓 那一抹翠绿像回到了整个春天

我迷恋的百日草花朵,在持续月余的 雨季,黯然无光—— 对于这样一个暴雨成灾的季节

迷恋花朵的蝴蝶有些疲倦,停在 一支腐朽的花杆上,似乎穷途末路 只有个别蜜蜂,还在艰难地寻找脂粉 迷恋老鼠的猫咪已练成惰性 还有我可爱的拉布拉多,迷恋与我一起 进山里看溪流跌落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 现在也卧在地上,望着雨水 自房檐上丝线般滴落,那眼眶里 似乎填满了一生的寂寞

原名叫大湾。藏在大南沟的尽头 藏在明月寺郁郁葱葱的密林里 藏在故乡的背后…… 自天池而来的溪流,自凤凰山而来的巨石 自溪流与巨石邂逅,自我有了南山云见 自我把孤独,疲惫以及哀伤丢在这里 自我常常双手拘起楠树漏下的光影 遗忘了回家的路,这里就叫龙隐谷了

### 在龙隐谷

在河中的巨石上盘坐,抚琴,品茶 一册诗书的休闲,在溪流 跌落在谷底的喧嚣声中 抬头仰望,密集的树枝 露出星星点点的空隙,光照射过来 所有事物都披上磷光,也拉长了 时光的影子。用手接纳,似一块块 蜜糖,卧在手心,缓解了生活中的苦涩 在龙隐谷,不存在虚无与现实 只有那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 糜烂的记忆被驱散。内心明澈 我俨然看见山的另一边 岁月静好,宏大而开阔

### 苔藓

我偏爱这个小植物 从河谷的石头上 我将它的人生 改变在一个微型紫砂盆中 我每日早中晚三次为它喷水 月复一月地 我相信有一天 它会偏爱我

### 花沟

一个小地名,在南山云见的东边 溪水长流,只是在冬季略小一点 溪中怪石,像堆砌在花沟里的 形容词……美,在此时只是一个字 四周密林丛生,特别是藤蔓的七里香 繁衍得很自我,足以让周围的风物 只能低语地朴素,尽管现在处于冬眠期 我依然可以看见,它春天的肆无忌惮 也可以看见花沟里,春日时的 完美表情和超越自然的独特性

作政府奖。

我天天往返于此,这座明成化年的 古寺,大雪后的孤寂 在两棵古柏上找回了自信 而我,虔诚地站在院子里 目睹四周幽静的山谷…… 还有谁此时比我更孤独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尘埃无法除净 也知道时光荏苒中,都将是一名过客 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在这两棵浓密的绿荫下,我的心灵 足以安静,无欲无求 那一刻才是真实的自己

### 茶花里,满目春光

一小瓣雪白间,暖色调花蕊 从它的朴素中,找到春天的背影 这个寒冷的冬天,它们盛开着 并不需要担心它们的美 被冰冷的水蒸气冻住 反而,会在那一小撮的完美中 找到冷色调的美学气质 它们就绽放在我的路边 似乎我的生活一直在花朵中 满目春光灿烂

### 野棉花在风中摇曳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是一句 不合时宜的话,面对这绚丽的野棉花 路边的野棉花,夏秋交替时唯一心动的 景象,风吹过来,摇曳着五片花瓣 装饰我们的想象。当然,思维也由此改变 如果没有这喜好花朵的风,我们就看不见 自然的迷离,也看不见一个季节 更替中的悲伤与忧愁。或许 我们也看不见蝴蝶伸出的秘密舌头 正如此,这开得肆无忌惮的野棉花 让语言获得了动力,让爱花姑娘 那纤细的手,在荒草间飘散着幽香

### 在香山,遇见一片芦苇

在香山,遇见一片芦苇 仿佛自己在中年遇见了一场爱情 说不出内心的声音 恰逢夕阳,光灿里婆娑如心跳 也偶遇微风,透窗触碰 仅仅是空间里的美学 风不吹,一层层的白 宁静如雪。风一吹 一层层的白,澎湃如浪 偶尔惊飞一群麻雀 嘈杂中,游似乎瞬间抵达安静















卢云龙

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副院长、《中诗作家文库》及中 诗网主编、著名诗人周占林在《像一粒种子撒在春天里》 的"序"文中写道:"《诗意的乡土》,让我们透过诗人的词 语,感悟到真善美无处不在,在阅读过程中忍俊不禁地去 体味、去揣摩诗人的信仰与理想,真情与真诚。在诗人构 建的这一方天地中, 我们看到诗人的创作之路就像他笔 下的江水,有轻吟浅唱,也有振聋发聩。愿作者沿着流水 的方向不停行走, 用自己的才华在文坛上造就一条波澜 壮阔的大江。

作者胡黎明也在书中坦诚自己的散文诗观:用敏锐 的心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用简洁的文字展现生活中的美 好,用信念的笔引领生活中的自己。

凭着对散文诗的热爱与执着一路蹒跚走来的还有一 位女老师,她叫杨运菊,是汉滨区红旗小学教师。幸运的 是,2016年才开始散文诗创作的她,短短几年就有作品刊 登在《星星》《散文诗》《散文诗世界》《延河》《浙江诗人》等 刊物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也是《实力诗人》《校园诗歌 年选》微刊总编。参加《星星》诗刊全国第三届青年散文诗 笔会;获全国第十七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并出版诗集 《迷迭香》、散文诗集《芒刺》各一部。

对于散文诗的写作,杨运菊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 见解。她认为,散文诗有着散文的外衣,又有着诗的内核。 但无论是哪种文学形式,最终决定艺术寿命的,还是我们 所追求的美、审美、意义、价值观等。无疑,散文诗要获得 持续地发展也将与这些息息相关。对她本人来说,她坦诚 公开承认在散文诗的创作上倒没有技法可言, 凭自己对 万事万物真实的感受,从内心淘出散文诗的种子,再进行 孕育,或是从生活的点点滴滴生发本质的思考,从而把情 感原野的事物捆扎起来,形成散文诗。在语言方面,遵循 自己的语感,不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或陌生化,语言凝固 的点在哪里就在哪里再进行思维的拓展,从而形成属于 自己的语言风格。

2020年11月20日,《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几乎用了 一个整版选登了杨运菊的《生命的乐章》散文诗选章 15 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诗作风貌。这些章节各有标 题,长的不过三五百字,短的只有百十字。体现了散文诗 独有的写作内涵:自由、奔放、无拘无束,任思想的野马放 纵驰骋,任语言的缰绳活泼挥洒,任情感的原野承载行云 流水。它有诗歌的意境高远,又不乏散文的形散而神聚。 这在"安康是一滴水""汉江水如此干净""平地上开出细 节花"等章节中均有体现。"弱水三千,我只需一滴。一滴 汉江水是父亲的汗水,抑或是母亲的乳汁。生命与我。血 脉与我。……安康是一滴水,这滴水能映照太阳,亦能柔

软汉江的石头。这滴水能低吟浅唱汉调二黄,亦能穿巴山 越秦岭吼出秦腔。""……整个汉江、犹如一条蓝色的鱼、 每一片攒动抖擞的鳞,如田埂上的一片片桑叶,在蚕的耸 肩吐丝中为苦难的历史封面编织梦的盛毯。 …… 他们常 常坐在岸边,看水流过去,看太阳沉下去,看父辈的身影 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而他们内心一直回应一个响亮的 声音。为什么喜欢这江水深远的回眸,因为汉江水是如此 干净。

这组散文诗《安康是一滴水》刊发在《散文诗》上。 2008年,杨运菊去北京拜访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老先生 时,当他读到这一章,便赐墨宝写下了"安康是一滴水"几 个大字,这又给了杨运菊写散文诗莫大的鼓励。

当诗和远方在时代裂变中越退越后, 人们心灵正经 受着从未有过的冲击。而散文诗却是能用来捕捉灵魂深 处外露部分的物质。它正以饱满的脸庞、蓬勃的姿态、宽 阔的视野对话生活。

杨运菊如此。安康的散文诗写作者亦如此。

# 第九节 赋体之文在安康的兴起势头

赋是半诗半文的混合体。成分偏重诗的,可以归之于 韵文,所谓"诗词曲赋"是也;成分偏重文的,可以归之于 散文,亦即本节所谓"赋体之文"是也。它的根源,原本诗 之六义之一,所谓"赋比兴",都是文学表现的一种手法, 并不是一种体裁。它还是归于散文之类。

赋这种文体虽然滥觞于战国,但是,它真正获得扩充 和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却是在汉代,故在文 学史上被命名为"汉赋"。赋是两汉文学中的第一文体,代 表了两汉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有人以为汉赋之"赋"始于荀卿的《赋篇》,也有人不 以为然。总之,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赋之为体,始盛于汉; 而汉赋与诗之六义、楚辞、荀赋,只是存在渊源关系。至于 秦汉历史上的"辞赋之英杰",十家也好,八位也好,甚至 辞赋的发展走向,类别区分,自有专业人员研讨评判。作 为读者,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么一种文体就行了。那么,什 么是赋呢?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里解释说:"赋者铺 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 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 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 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这里说的是辞赋的创作手法和内容。"铺采摛文"是 手法,"体物写志"是内容。但实际上,汉赋最突出的特点 是落在"铺采摛文"四个字上,至于"体物写志"以及"睹物 兴情"云云,对于名噪一时的正宗大赋来说,是很难说得 上的。至此,也就不展开深谈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诗词曲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朵 奇葩,亦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高峰。辞赋是中国文 化最早的国粹,依我国历代纪元排序,汉赋可称第一高 峰。但近代式微,几近泯灭,令当今文人学士堪忧惋惜不

国运勃盛,展中华之龙威;文化复兴,振民族之精魂。 沐浴和风细雨,赋文破土重生。自2007年3月《光明日 报》开辟"百城赋"专栏之后,使中华文学宝库中一个占有 十分重要地位的文学体式——赋,在被冷落了近百年之 后,又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创作热 潮。作为赋文之乡的陕西,继 2009 年西安市举办"长安新 赋"大赛圆满成功之后,2010年陕西省举办了"陕西百县 赋"大赛,并于2011年4月由西北大学出版了40万字的 《陕西百县赋》一书。

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张勃兴在为该书所作的以《盛 世当兴赋,赋兴颂中华》为题的"序"中写道:"赋文之所以 历几千载而不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能在新时代重 现其生命力,这证明了它是一种优秀的文学形式。它善于 融各体文学而化之,升华出新的体式;善于随时代的变迁 而萌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它比诗、词、曲等文学形式更为 灵活,更为包容博大,运用范围更广。举凡政论、檄文、判 词、碑铭、祭祀、序跋、庆贺、游记、咏物、寄意,等等,均喜 用赋体,是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由于其用途广泛,古代 写作的人很多、作者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专业的,也 有业余的;有大作家,也有普通人。代代相传,江流不断。 ……"这真是一语中的,评价中肯,对赋文在新时期的性 质、作用、范围阐明得清清楚楚。

2008年初,正是张勃兴老书记吸纳有识之士的呼吁, 弘扬国粹,倡导赋文创作,并身体力行,带头习赋写赋。以 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多次召开学者、诗人座谈会,邀请北 京赋作名家闵凡路、常法宽等来西安讲学,建议《陕西诗 词》《秦风》等诗刊开辟赋文专栏,连续策划组织了西安赋 大赛和百县赋征文活动使陕西的赋的创作活动风生水 起,蓬勃发展。

那么,在我们安康赋的创作情况又如何呢?笔者在阅 读梳理该书时发现,安康有近40人参加了此次征文大 赛,其中8人的赋作获得奖次,5人作为入围作品收录于 该书,在"其他参赛作品目录表"中,有25人的作品名列 其中,仅汉阴一县就有8篇参赛赋作。这些作者中,既有 马建勋、姚敬民、郭华正、刘恒吉、吴建华、黄开林、康建 银、罗先余、孙传泽等为人熟知的老作者,也有王涛、谢不 周、刘树藩、冯安怀、刘福银、赵英、蔡宁伟等一批新面孔, 更有王凤鸣、陈嘉瑞、邹德馥等客籍或居安的作者。这些 作品,大多数文辞典雅,铺采摛文,具有与时俱进的灵活 性和时代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安康各县区的人文 历史、地域、风情和改革开放以来多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内容极为丰富,对提升安康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具有一 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安康有这么一支潜在 的赋作队伍。

(连载三十八)

病房靠墙的三床搬进来了一个瘦老头。 瘦老头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整个人像一截快断 了的老树,靠着比他小几岁的陪床女人搀进来。他似 乎也弯不了腰,趔趄到床边,直挺挺地坐下去,身上 不知哪儿的骨头也跟着"嘎巴"了一声,像老树的关 节发出的莫名声响。

陪床的女人放下东西便走了, 只留下了一身换 洗的薄衣服和一个破旧的烧水壶。老头坐在床边,对 着墙,看不见他的脸色,只看得见他手里的水壶。

那水壶原本是棕色,但早已掉了漆,裸露出里面 不锈钢的本体。壶的周身沾了不少贴纸,打眼一看, 大概是小花和小兔子之类的可爱图案, 但大多数都 泛黄翘边,显然已年代久远。

三四天了,水壶一直静静地蹲在他的床头桌上, 从没见他用过。但是他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擦两下,还 嘀咕着:"幺儿哟…"

一个星期后,老头被推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 后脑就缠上了一圈厚厚的绷带。已是后半夜了,但他 一直在絮叨,在空气不通畅的房间里显得有些聒噪。

"你这头刚动了手术,你就别说话了。"陪床的女 人拉上帘子道。 "不说话,我就跟你们说的一样,真疯了!"陪床

的女人叹了口气,按下了床头烧水壶的开关。原来这 水壶是能烧水的。

水开始小声地在壶中转起来了。老头咧开嘴笑了几声,女人赶忙 打断他:"别人都在梦乡了,你也赶紧睡吧。

"睡觉有什么用,睡了头就能好了?又不是一天两天的病。" 烧水壶的叫声越来越大,像开着空调的屋子突然破了窗。老头敲 着床沿咳了两下,似乎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像是石头砸在一个

可怜人的脚上,没能掀起什么风浪。 瘦老头猛地坐了起来,发出了哭丧的声音:"我的幺儿……" "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帘子那头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

女人想把他想下去。老头嘴里继续骂骂咧咧着,混着几句脏话,来回都 是那几句。 突然帘子那头亮起了手电筒的灯。女人说:"你别动,我看看你的

头。""有什么好看的……"片刻后,手电筒的灯灭了,整个病房又陷入

这时候护士悄悄地闪进了屋子。

"大姐,我来换个药。病人情绪怎么样?""还那样。""还是一直说 同样的话吗?""是啊…来来回回还是那些。二十年前…幺儿丢了,受的 刺激太大了……""那得去精神科看看。"护士说完就走了。

"你后悔有什么用呀!我的幺儿哟…"过了一会儿,仿佛从很远的 地方传来了断断续续、抽抽噎噎的声音,像被雨打碎落了满地的海棠

"水壶……把幺儿的水壶给我。"突然地,瘦老头的破锣嗓子响起 来了,好像前面二人的对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见。

许久以后,水壶冒着的热气渐渐散了。那些连着人灵魂根根脉络 的蛛丝马迹好像也跟着一块儿散了。 倏地,瘦老头像破锣一般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幺儿……幺儿还回

"会回来的,会回来呢……你老实睡觉,幺儿就回来了。"

回声落地,帘子这头就响起了瘦老头的鼾声。

